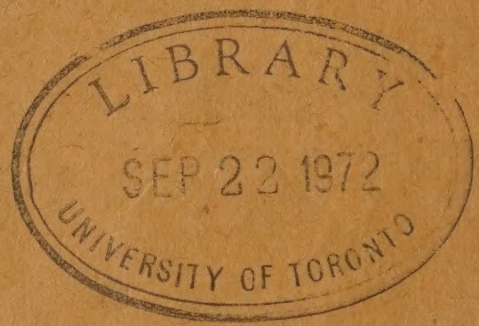


彙纂功過格

吳建勳
敬題



BT
1548
H85
1879
v.9

彙纂功過格第十卷

居官格

總論

居官格宜無所不統顧其訓誡條款專

爲守宰言之何也蓋天之立君惟民是重而承君以撫民者莫親於守宰之臣漢帝有云與吾其此民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宋主有云一州生靈全以付之可見其職之非輕而爲功爲過之關係不細也格所以特詳於是其亦體上人生民之心示居官者以愛民之切務乎○魏莊渠先生與俞獻可知縣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爲令與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癢疴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飛

者不屑焉。謂之雌伏。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小民戴之如君。親之如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而已。○章楓山先生由翰林謫爲臨武知縣。未之任。改南京大理寺丞。嘗嘆曰。吾恨不作臨武知縣。蓋知縣正好做事。正好救百姓。豈得以官小爲嫌也。先生理學鴻儒。其汲汲於匡濟如此。嗟乎。今之世。視縣令爲傳舍。爲火坑。亦曾念及此否。

事使

居官之一

總論

上以事君。下以使民。居官功

過。統斯二者。以下五條。則皆抽其緒而析言

之者。何莫非事君使民之事乎。乃就本條中。又有承奉長官之道焉。有晉接紳士之模焉。有駕馭吏

胥之法焉。而總以無忝君

職善庇蒼生斯其大綱也。

功欵敬凜君事奉公盡職弗顧其私

一日一功微事慕容農在龍城自以

安逸願時代還展竭微效。上表曰：生無餘力，歿無遺恨。臣之志也。二語千古忠臣做不透，然不可無此志。○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席嘯濱曰：觀于公，則知古今國家之事，廢壞于人臣之瞻前顧後，保身全家者，益不知其幾何也。○高忠憲公曰：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舉念

輒恤民生惟恐撫循未至有忝民牧

一念一功

徵事

明道先生作縣

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薛文清公曰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

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于心○王梅溪守泉州

會衆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

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

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詩曰

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

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

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徐太守

九經嘗語人曰我昔筮仕句容甫入境邑中蒸黎遮

道迎我漸近則迎者漸多或趨前導我或擁後衛我

更直與我已乃奉我堂上敷坐坐我是千萬人者僉

伏。堀。下。群。呼。曰。爺。我。時。悚。然。內。省。曰。嗟。嗟。是。千。萬。人
者。均。之。員。首。方。趾。橫。目。噉。吻。我。無。以。異。也。卽。番。番。黃
老。亦。相。率。而。呼。我。曰。爺。彼。蓋。謂。我。爲。父。母。云。爾。也。必
若。何。而。乃。能。當。茲。不。愧。哉。爲。之。惕。息。者。累。夕。云。○莊
渠。先。生。答。門。人。書。曰。今。之。爲。民。父。母。者。往。往。學。養。子
而。未。必。心。誠。求。之。心。一。不。真。萬。事。悉。爲。虛。文。癢。疴。疾
痛。豈。復。關。于。吾。身。汝。素。以。毋。自。欺。爲。學。此。言。似。不。必
告。汝。恐。汝。執。著。已。見。而。不。能。盡。民。之。情。則。所。求。者。未
必。能。中。耳。○徐。伯。同。曰。人。頌。劉。忠。宣。公。憂。民。如。有。病
對。客。似。無。官。可。想。見。其。誠。心。忘。已。如。此。則。勲。業。安。得
不。光。偉。○

◎承奉上司勿諂勿亢凡所當行凜遵不苟有

未當者必爲詳婉申覆未嘗曲從一小事爲十功大
者倍論如關係地

方利害另准救濟記功。

徵事

任延拜武威守。帝親戒

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席嘯濱曰。履正奉公四句。不可作一層看。當作兩層看。上下雷同。固非。然亦須獲上治民。履正奉公。固善。然亦不可任意矯激。隨其是非之正而不必不異。不必不同斯得之矣。○楊慈湖爲富陽簿。有府史觸帥怒。送獄勘之。公白無罪。帥令勘平。日。公曰。吏過詎能免。若必摘往事置之。法簡不敢奉命。帥怒甚。公嘆曰。是尚可爲耶。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遂已。公每謂人曰。事上官。必從容陳述。不可暴怒。有不合。卽退而詳思。當堅守。無所撓。或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程子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

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于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或問爲官僚而言事于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程子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于去則當去事小于去亦不須去也事大于爭則當爭事小于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附錄**邵伯溫初入仕請益於明道先生先生曰凡奉行官司文書于其急處能寬一分則民間便受一分之賜○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仕途當以爲法○趙普爲相曾薦某人爲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

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愚謂有未當者必爲詳婉申覆固宜法斯意也臣子可得之君上況

屬官乎

◎待寮屬體恤有情約束有法

百功徵事張

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苟有爲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焚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黃霸守河南有長吏許丞老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雖老尚能拜起迎送且善助之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夤緣絕簿書盜劫物公私費耗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杜正獻公嘗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個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

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斯可爲待寮屬法矣。○朱子語類云。徐處仁舊常作帥。早間理公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執如法。各人稟職事了。相與久坐。隨其人問難教戒。故凡爲其屬者。無不曉事。○接待縉紳士夫。謙和而莊。令君子樂盡。困

誠。小人弗敢干謁。

始終一轍。爲百功。發明王申佑曰。居守宰之職者。號爲親民之官。勢

不能與紳士隔絕。要在晉接之際。辨識人品。留心以察訪之。苟其賢者。大可資我耳目。在我謀猷。集思廣益。倚賴實深。若其不肖者。我誠守正不違。彼見我丰範稜稜。無機可乘。固將不屏自遠。豈必榜示署門。有意爲峻拒哉。○徐子與曰。長吏下車。而陽鱗紛來。大抵中以所欲耳。我苟無欲。則逢迎者何所施其技乎。

所恐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之魴。條然伏處。而無道以致之。將誰與其治。故禮接賓客。惟患我之。不折節。不患陽鱉之紛來也。**廣義**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薛文清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于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于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八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縉紳碩德。每事必

容。或臺士耆良。行高道隆者。特加隆禮。常以就正得。

失虛懷求益

得一人爲二十功。每詢小大事。欣然聽從。另記功。

徵事

任延爲會稽都尉。時年

十九。迎衆驚其少。及到。靜泊無爲。先遣餽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董子儀嚴子陵。待以師友之禮。有龍邱萇者。隱居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風。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豈可召乎。乃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于道。積歲。萇乃出。署議曹祭酒。會稽翕然稱盛治焉。

發明

潘鱗長曰。守若令之事至夥也。不有賢者左右

勞畫。卽矻矻終日。不猶叢脞耶。子賤在聖門。稱高弟子。其宰單父也。尚求五賢而稟度焉。況不逮此者乎。漢唐宋賢守宰。類能折節下士。甚至擇丞史而任之。咸有所底績。雖未知于弦歌之化相埒否。然任人者逸。大都近之矣。今世之欲表樹于當世。不取諸人爲

善而自用。其細也夫。○莊渠先生答江陰令黃汝玉
曰。吾嘗謂今世仕宦。堪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
令尤親民矣。然曠百世。僅僅一二見者。何哉。卑者汨
利。高者驚名。而寔惠及民者寡耳。汝爲人父母。其母
謂民頑。毋歎才短。才之短也。勤以補拙。問以求助。毘
陵有毛司諫者。吾友也。唐音者。吾徒也。皆可問也。推
類而廣之。邑中荐紳鄉閭父老。皆可問也。屈已以求
之。虛心以察之。皆有益于我也。○凌仲輿曰。令長到
任。先求士民之德望素著者。推爲矜式。此極要緊事。
不惟佐我耳目。而凡有詞訟。藉其處釋。凡有賦役。藉
其均調。寔可省我幾分勞勩。用心一節。而收效宏多。
是故政之知務。莫此爲先也。或慮不得其人。奈何。曰。
只在我勤以求之。精以察之。一鄉一境
之內。何地無人。用心者自能得之也。○時屏騶從

巡歷鄉村。與山農野叟。歡然講論。察訪輿情。不煩人

迎接。不累人。一啜一盃。務期民志常通。欲惡與其。隨

准十功

發明

薛文清曰。爲政通下情爲急。葉秉敬曰。

通下情。不獨是成物。正是成已。蓋我不知利在何處。弊在何處。而下情以利弊輸于我。故下情者我師也。通下情者。能自得師者。也不通下情而徒恃己之聰明。則聰明之作用。反爲左右之借資。故曰通下情爲急。○王文祿曰。今之爲官者。太自尊大。而貴重。與民隔絕。不肯視爲家事。是以治不古。若苟肯用心。每事身親之。則不息而久。神明之政出矣。**徵事**劉誼爲漢陽太守。每暇。必微服私行。日與田夫野人語。凡政治便否。民間疾苦。無不詢訪。事有未妥。歸卽改之。後遇

異人成仙。○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寔。蓋不以耳目專委于人。嘗曰。彼有好惡。亂吾聰明。但各于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旼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樸老農。則携之與俱。臥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其定三吳賦稅。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非虛語也。○馮猶龍曰。劉忠宣理邊餉之法。誠善。然使不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虛心訪問。寔心從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濟。昔唐人日臺中坐席爲癡牀。謂一坐此牀。驕倨如癡。今官府公坐。○左右有三吏。胥有皆癡牀矣。民間利病。何由上聞。

◎左右有三吏胥有

白存誌於心。以待採訪。勿輕聽信。

隨時准一功附錄

薛文清曰。御下不可一語冗長。待吏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又曰。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明白正大。不可有一毫之偏向。○觀文清公言可想見此條白文之深意矣。◎不容縱隸卒當堂

呵喝小民。

百功

徵事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

曲盡隱衷。蒞事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

令業。屢門不設禁。有事徑入。莫敢犯者。奸弊肅清。○

孫莘士曰。縣令親民。號為父母。自宜煦煦然情通意

洽。如家人之告語。惟才短德薄者。倚勢作威。儼以官

府自尊。驅民如羊。縱隸如虎。而民之望縣堂也。不啻

同帝閭之隔。則民之負痛含辛。鬱抑不得伸者多矣。曷稱民牧哉。

◎堂規肅清。不輕

許吏役插口。與之酌論事情。又寬和坦易。容人盡言。

百功。

發明

周振賢曰。臨事識機宜。盡情變。官府之才。

豈能勝吏胥之嫻熟。故雖才堪獨斷。必無棄絕吏胥之理。但此輩極易窺伺意旨。竊弄威權。其智可用。其弊宜防。所以接待之者。不妨假之顏色。而不可不肅其體統。要使竭才盡智。樂爲我用。而必不敢舞文嘗我。乘機中我。斯爲善馭吏胥者歟。

◎臨下

嚴明。法立不貸。仍不苛暴。

百功。

發明

朱子曰。胡致堂

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直西山

曰撫民當寬。束吏當嚴。席嘯濱曰。寬于民而嚴于吏。道固當然。要其中須用大公至正之情。以處之。乃合于道。若稍着意見。便是大學所謂好惡之僻。爲害良多。○嚴明而不苟暴者。余謹錄一事。以爲則。威惠兼行。深機妙用。真有以懾伏人之隱微。感動人之心志。有志略者。必宜曉此也。朱博守馮掖。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掖欲酒卿。耻收拭。用卿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惧。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遂擢禁。職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欺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

臧大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寔。乃令就席受勅。改悔圖。自效。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不濫簽牌票使隸卒生事。期於簡靜安民。一日

附錄

韓魏公當國。遣使諸道。寬恤民力。既而悔之。每

見外來賓客。必曰。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無幾皆罷去。王荊公好遣使臣行新法時。使者相望于道。郡邑奔走供役。民不堪命。此可覘政治得失所分也。

廣義

余中丞治譜曰。吏書騷擾科索。全憑牌票。有司硃押牌票。都不經心。堆疊多張。總稱未完前件。用印判日。中間言語重輕。任其亂寫。事體緩急。任其報票。紅單一出。打點即來。遂意則將票停閣。不足則再三寫催。有司何嘗查某事曾催幾次。某票有無回銷哉。今宜將一切前件到日。分急中緩三等。為三袖摺。責令該

房自限某事何日可完。卽註摺上。難完者許其稟官。易完者照限督催。分別旣明。方准出票。有司每日看摺勾銷。前件一事完卽勾一事。違限計日加責。是官斧而吏鑿也。彼且辦事不暇。何敢愚我以行私哉。又曰。凡次日應申文書。應行牌票。與夫一切應簽押。應標判用印者。俱要頭一日申時候。晚堂事畢。傳進蓋吏書作弊多乘官府不查。舊規早堂簽押。不知早晨出堂。能有幾時。可以詳細查問。臨時人衆事冗。逐一細問。殊非事體。各房用印後。每將各項文票。大家翻拆。奔走擠擁。更不便於觀瞻。况瑣碎查問。爲時旣久。出堂太宴。伺候者不無竊笑才短。此無他。只未先期料理簽押故也。今後先期所送簽押。每房各用護書別之。每一文票實寫承行書手姓名。吩咐用浮帖將應行之故寫帖在本文本票上。某處該小押。某處該點。某處該印一顆。應正印。應斜半印。

背印。一一用小紅簽帖寫明白。本官先期在衙中。將粘貼原故詳看。應簽押者。卽簽押。應標者。標。應印者。用印。文書歸各封筒。票歸護書。次日隨官傳出後堂。其有理可疑。及標印。規矩未知當否者。不印。不標。次早坐後堂時。照承行姓名摘問。凡理不應行有弊者。責懲講得。是仍該行者。與該行而尚未標印待問者。一同補印補標。如此則不用一茶時。卽可坐大堂。文書旣無隱弊。官府又有神明之誦。而伺候拜謁者。又服其敏速。此新官第一宜知者。◎察識衆役中有厚德長者。另格優待。以爲儔輩。

勸率。待一人爲十功。

◎凡在官胥役。禁其婪賄。仍於公家設法。

祿養之資。令知自愛。

百功。附錄。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今之在上者。多撻發下位小節。是

誠不怨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卽繼以公帑。量其大小。咸得自足。尚復有侵擾者。真貪吏也。于義可責。

過款 服官就職。不凜君命。不恤民生。欣然爲遂私之計。

一念一過發明。文昌帝君曰。士之居官。以忠爲先。今世賄賂公行。侵民膏血。自肥身家。扼人嚙喉。自謀進取。不公不法。不仁不義。決一勝于目前。結無窮之冤業。福力盡時。果報昭彰。故顯官子弟多不振。勢宦之家多破殘。○呂叔簡曰。士君子常自點檢。晝思夜想。不得一時閒。却思想箇甚事。果爲天下國家乎。抑爲身家妻子乎。飛禽走獸。東驚西奔。爭食奪巢。販夫豎子。朝出暮歸。風餐水宿。他自食其力。原爲溫飽。又不

曾受人付託。享人供奉。有何不可。士君子。高官重祿。上藉之以名。分下奉之以尊榮。此何爲乎。乃資權勢。而營鳥獸市井之圖。細思直是愧死。○省心雜言云。士大夫若止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飡。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筭。則凜然如履冰炭。然如臨淵。有愧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爲盜矣。○海忠介公曰。吾人。一列士籍。便蒙朝廷優禮。苟其食餽。歲叨廩膳。困乏則有贍貧之銀。賓興又有科舉之給。幸獲鄉薦。錫以衣冠。隆以筵宴。更有所爲牌坊旗匾。與會試盤費。何一非天朝惠澤乎。登第後。沾被皇恩。尤難筆罄。夫聖主所以恩寵迭加者。惟欲其共襄國是以。撫此下民也。乃今之士子。視爲固然。絕無感君報國之心。念切身家。惟恐或失身之職分。漫置弗思。吁。是

何人哉

徵事

丁清惠公官南工部李文節嘗問曰公

久在南京曾想北京否公云每讀孟子歷年多施澤于民久話頭心精于此最稱悟入久在南中寔爲遭際非恒愈自勉厲那得北京入吾夢想如此存心乃爲上不負國下不愧民○魏莊渠先生與程本虛書曰聞汝赤心爲國只欲救安蒼生甚善甚善於赫上帝實鑒此心吾知其必助信矣但恐立本不固世俗功名富貴之念乘間發生起來其初只是些兒不曾斬截其後便突兀漸大恰如漫天雲霧一般矣宜常自猛省不知不覺容易喪了初心也◎不奉

大吏善政罔上行私與曲意媚上遵奉非法

俱一事爲十過

大者倍論**發明**大吏有善政及民而我不肯奉之此其爲官尚足與計功論過乎惟夫媚上容悅之情無

骨鯁者。每或不免。此不可不自厲也。**徵事**史弼爲平

原相。詔舉鈞黨。諸郡承旨。株至數百。惟弼無所。上詔

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

先王經理天下。晝疆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

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

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何易于

爲益昌令。刺史崔樸泛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繹。

易于卽腰笏躬自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百姓方急

耕蠶。惟易于無事。可代其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蕭結令祁陽。有州符下。取競渡船。急結批其符曰。秧

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刻甚閒船。守漸而止。○

李承之調明州司法。叅軍郡守任情翫法。人莫敢忤。

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承之曰。

事始至。公自爲之。則曰。既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

矣。守憚其言，入權三司使。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又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是矣。」潘鱗長曰：「不僭不濫，若衡之平。如繩斯直，是所貴于法。若豈意所得而轉移輕重乎？」由承之之言，可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義。迨後世有司，惟知不得罪于巨室，不速謗于上官焉耳。撓之者紛紛，而媚之者亦將種種。吁！豈特一王姬之可畏哉？○蔣恭靖公瑤守楊州，曾武宗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賂遺，莫可貲筭。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于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爲媚悅，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牽挽。緯繩皆索民間絹帛爲之，兩淮大擾。過楊州，公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守自當

之。公布袍小帽，奔走承應。江彬等橫加折辱，時舉所賜銅瓜脅之，公不爲動。已，武宗出漁，得巨鯉，戲言可值金五百。彬請以與守，令如數輸值。公獨脫其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絕無，自辦此耳。」武宗笑而釋之。江彬傳旨要楊州報大戶，蔣曰：「楊州只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楊州府，其三是楊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江語塞，其事遂寢。楊州安堵如故。」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者，不可勝數。蓋欲卽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于他方，而故取于楊。守臣不知也。」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在某處。楊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蔣瑤。」

晒白布何處出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貴
言。欲選宮女數百人。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
曰。必欲稱旨。止臣有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動。卽詔罷
之。骨鯁無阿。如此。夫天威所臨。生死呼吸。至乃以身
翼民。卽殞命弗恤。又何有于要津達官之區區者乎。
附錄 郁山守溫州。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文忠公
得上寵。于郡大起治第。强市民居山。謂張曰。相公居
朝。喜稱伊傳。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耶。
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
與相抗。獨不爲門族計耶。山笑謝曰。人生進退榮辱。
皆有定分。卽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
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張可菴
曰。士子爲官。若有固功名求容悅之心。則一事倣不
出。偃然垂首如死人。帖然乞憐如羈犬而已。尚有丈

夫面目乎。故欲爲好官。惟一拊字。

◎妄自尊大。欺凌寮屬。或徇私情。

容縱不法。

俱百過。發明徐節孝先生曰。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奸。必

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捨榆子曰。仁可加於小民。而不可遺於官屬。官屬亦有勞勩。不當苛求之。禮可隆於司府。而不可畧於卑官。卑官亦通朝籍。何可傲視之。仁本編覆無遺。禮蓋敬而無失。居上者體此。循此庶幾乎罪過寡矣。此見欺凌之宜戒也。○汪素良曰。寮屬之卑下者。誠不可不體恤之。然稍或假之以權。以致擾害於民。固當嚴爲防範也。高忠憲公曰。佐貳之虐民。卽令之虐民。可無懼乎。此見容縱之宜戒也。

◎與紳士交接。或太疎隔。或太褻昵。俱五十過。徵事樊孝介公。

王衡爲崑山令。吳諸生好與公府事。督學爲設門禁。簿籍記之。公曰。吾方求士。願聞令過。何禁爲。然士皆凜公節操。卒不敢挾私來干也。邵必知高郵。振厲風采。凡宴集餽送。一切謝遣。嘗曰。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時謂名言。**附錄**呂叔簡曰。喜奉承的是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癡騃也。乃以爲相沿舊規。責望於賢者。遂以不奉承恨之。此居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者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尊居堂皇。惟與吏胥親近。小民之情。隔絕莫通。

百過**發明**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朱子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薛文清曰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祝無功與阮令君書曰親民者非誠不動非嚴不治隆寒之極乃發陽春故嚴不可後也衙門外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衙門內嚴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明府以孝稱鄉國而今且移之官滿腔惻怛何疑然必嚴在近習而後闔澤不闕於堂皇窮巷細民乃漑實惠不然前後左右環而窺我示小信以行其詐示小廉以行其貪始焉得寸終至八尺始焉得尺終至無筭雖照膽之庭未必無湯竈之曹也

◎容縱隸卒張威布

勢驚怖小民

百過**發明**官府不必有虐民之心隸卒常挾其嚇民之勢必使官民遠隔不親

而後乃可以貪饕魚肉盜肆罔忌故欲爲好官者必親民欲親民者必戢隸卒傳稱徐公九經令句容隸卒列庭下如木偶卽此一節宜治行爲當時稱最矣

◎到鄉村作官府腔煩民

迎接費民供應

逐次逐處記二十過徵事魏孟康爲宏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勅督郵不

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夏忠靖公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干墩寺中不陳儀從坐一室觀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雜坐其旁旣而問尚書何在知觀書者卽是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爲意○蔡公龍陽由浙轄遷蜀時江陵嚴禁驛遞公微服率蒼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舟中與商人迭爲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守道官吏來迎者于人商驚怕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

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何必介意。**發明**呂叔簡曰。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驟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此雖爲上官言之。然守宰中正多犯斯語者。不可不令聞之也。○王文祿曰。官船往來江上。丁夫牽挽。無間風雨寒暑。晝夜其乘轎馬者。役人服事勞苦。當思吾何才德以堪。然丁夫之中。果有心事光明。無愧天地。友有勝我者。是何宜也。吾

偶至此。乃時文之偶中耳。非才德之勝人。如古鄉舉里選之法。必思所以寵者何爲。則求所以補寵者何事。詢民瘼。安民生。其心不可不汲汲也。**廣義**朱卓月曰。驛站之苦。人所共知。舖兵之苦。忽而不問。十里一舖。設以傳遞文書。今則不然。官過則打鑼打傘扶轎。又爲跟役擔物。甚至家眷過。又代背負孩子。夜則照火把。又有無良心者。夜行缺伴。勒之長送。前差未已。後官突至。雖馬牛亦不勝其驅策。遞公文又有按時按刻之稽。乙酉年。曾有福州撫軍移文與余。誤填時刻。下舖不接。遂自地頭十三站。竟達漳南。赴鎮投文。隨斃於路。余命掩埋恤之。已無及矣。非閩一省。天下盡然。願乘傳者憫之。以作百億功果。嗟乎。由朱先生言推類廣之。何在不當存體恤之心耶。**附錄**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

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此亦足爲居尊不恤人一做也。◎輕信吏言。啓之舞弊。卽

事體無礙。亦記一過。

發明

陸文安公與楊守書曰。屬

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蠹賊。吏胥居府廷。司文案。留宿於邦君之側。以閑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資。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佐證於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

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其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徵事**包孝肅尹京時有編民犯法當杖。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我受杖。汝必從寬。旣而公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多言。公惡其市權。捽吏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初不知爲吏所賣也。

◎容縱衙役索賄於民。不嚴小人爲奸。固難防哉。

法禁戒

百過附錄

高忠憲公曰。吏胥門皂。睚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其利。一縣令受其名。愚

者不爲。往往迷而不

悟。何也。所宜猛省。

◎衙署需用。擾累民間。不加覺

察

一節一次爲五過

發明

官之與民。體統濶絕。交易

歛放之際。最易萌奸。其不知體恤者。往往以日用

常行。而困累民間。恬然罔覺。如取物求精。責換。必有

閑雜使費之加。發價經人轉授。必有中飽。擲措之弊。

甚或伺候奔走。曠日廢業。官則以爲我未嘗橫取于

民也。豈知民之承奉。已有大不堪者乎。高忠憲公答

陳石湖令君曰。體恤鋪行。於得民心最捷。卽如辦酒

一事。碗碟出於鋪戶。狼籍不堪。若發公費置買器用。

貯之庫中。專人掌之。不以煩民。以此節節推之。使民

安堵。又高公憲約有云。上司鋪陳。往往借用。當鋪。江

南則派糧長借辦。極爲擾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着庫吏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無令移用。以至缺少。嗚呼。公之用心。何其纖悉俱周歟。爲守令者。當知所以節節推之。其爲仁恩難量矣。

操持

居官之二

總論

操持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

大節。慎則無誤。勤則能理。昔人所謂居官三字符也。取全條而熟玩之。有貴其剛毅無私者。亦由清而致。有貴其謙抑不肆者。亦由慎而致。有貴其關防不漏者。亦由勤而致。則斯三言可以該矣。舍此三言。其亦何能爲政也哉。

功欵

水操自矢

不苟絲毫

經歲無間

三百功

發明

李文

堂行一私。在一法。瞞不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瞞不過僮僕。夫惟可使吏胥見。可令僮僕知。則庶

矣。○呂氏童蒙訓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羅一峯先生曰。士誦讀時。見墨吏所爲。輒切齒恨之。高談擊節。似可翱翔古人。而犬豕若輩也。一旦綰綬佩符。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淫。朋比之慫恿。附和。於是乎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娼。如負嵎之虎。巧取虐取。不復知名義爲何物。職業爲何事。殊不思七尺之軀。一日之饗。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子孫不能保而有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至其後裔之有知識者。亦羞以爲祖。吁。可念哉。○莊渠先生答門人書曰。今世吏道多污。此與盜賊何別。豈盡無羞惡之心哉。

良由義利大界限不明。便因循墮落至此。汝素能立身。決爲清白吏無疑。然亦不可不常勵志。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卓立故也。誰道百鍊鋼。化作繞指柔。顏場故也。**徵事**方簡肅公鈍。當分宜柄國時。獨厲清節。有以竿牘通者。輒峻却之。其人固請。謂此薄俸。非取諸民也。公蹙咨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或復曲爲詞曰。此一書帖耳。公曰。余自入官。所讀惟大明律。何暇讀他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樊孝介公少時聞人說海忠介事。慨然曰。我後當師法此人。生何用多取我意。只結茅三間。築塲數畝。擁數十卷。樂而忘死矣。爲崑山令。或以其自奉太苦。寄書及之。報書曰。吾所苦者。善因未脩。惡緣難謝耳。七篇腐文。偷取進

賢冠。有衣有食。施及妻孥。寸步驅輿。賓客偃僂而進者。日不乏人。此何苦乎。爲令得錢。必須繁訟。小民反唇。道路鼓舌。惶汗掩耳。若不聞也。訟已復聽。聽已復訟。暑寒不輟。盈箱在庫。刺刺向所司藏之。展轉到舍。又嘔煦與舍人謀。水陸間關。千里萬里。乃抵其家。又叮嚀向妻子。僕婢而重托之。贏金所在。或韞匱。或問舍。或求田。遠盼遙思。常恐世事不如人意。晝夜搖搖如懸旌。念之苦乎。不苦乎。近見貴人一甕一器而稱數金。一石一几而稱數十金。皆不解佳在何處。顧我所自用茶瓶食盂。坐几供案。亦不解醜在何處。○蔣沆令高陵。郭子儀過其地。戒麾下曰。蔣賢令。供應得給蔬食足矣。毋撓其清也。金孝章曰。清能使人不敢撓。則成其孚矣。人各有本心。未嘗不可以德感。雖頑橫猶將化之。况賢如子儀者耶。

附錄

包拯知端州州

歲貢硯。前守緣貢取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時論高之。潘鱗長曰。土有產。土之災也。官其地者。少不廉潔。如包公。其勞民傷財。可勝道哉。雲南出大理石屏。李邦衡獨寓意於送行詩云。相思莫遣石屏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出蘇菰線香。于肅愍巡撫其地。有詩云。手帕蘇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閭話短長。細讀二詩。可稱妙絕。若宦者與送行者俱如兩公。則土產可以無事搜求。而地方之受惠多矣。○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餽。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高登由富州罷官歸。父老相率餽錢五十萬緡。不告姓名而別。登無所歸。請置學田買書。以給郡弟子。此等美事。亦足備嘉話也。**廣義**史玉涵曰。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

清吏二字。其飭簠簋之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牴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絕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自甘淡苦

無異韋素

一日一功。發明馬大年云。僕見劉元城先生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曰。

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爲出。先生之愛我者切矣。○魏中孚爲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興製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爲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以呈輒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簡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海忠介公巡撫江南。常自乘馬。不用八昇四掖。尋常牘牒。草紙可書。不計邊幅。

也。家僮麤布短袖。能藝業者。工作不能者。種植不坐食也。自奉止蔬菽。經旬畧用魚腥。公服外無綺縠。轉大中丞。主僕二人到任。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買。人無識者。至蒞任。衆始知之。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簏有寒土。所不堪者。嘆息泣下。海公始終清節。名重山斗。正惟其自奉之能淡苦歟。况近世守宰俸祿無資。一官廩廩。苟不淡苦。其能善全者鮮矣。○李文節公居恒喜誦羔羊之詩。而玩其序所謂節儉正直者。以爲正直必出於節儉。每語家人曰。士大夫耻言治生。然不可不治生。夫治生非委瑣齷齪慳吝自封殖之謂。○**夙夜勤求政治不遑暇逸**。一日一功。不過節用耳。

徵事 韓魏

公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公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冗職事亦未

嘗苟且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錢明逸由禁林出爲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斯以見魏公之存心爲甚大也。○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間。百姓罹無涯之苦。」○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先生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卽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朱子曰：「仕宦須是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關項逐一記。完卽勾之。未完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傳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元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

令政爲天下第一傳。麟代爲山陰。問元明曰。康公舊政告新令。答曰。吾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真西山曰。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弊。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呂叔簡曰。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官好做。便不是做好官的人。席文輿曰。職固有輕重。事固有繁簡。但纔說好做。便滿腔是玩易之心。此則無一可耳。○**不畏強禦。不徇囑託。**一事十功。**徵事**高靜成。公材令黃巖有尚書黃綰。有才名家累巨萬。侵細民。令至卽稱門生。惟所願指。及公爲令。初謁尚書。尚書曰。今學者大患好名。如

漢之黨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士盡於史嵩之一
毒悲哉。公曰固也。卽非清流究竟死。死等耳。以清流
死。不勝耶。尚書默然。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令庭
言事。公曰若何爲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尚
書諸不法事得數百牘。公束之送尚書。自爲理盡反
侵奪民田地。○郭永知大名太原帥。宴享豪侈。苛取
諸縣供給。大名民富。其歛尤急。永以書抵幕府曰。非
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豆觴之費。仁者忍爲是
耶。脫不獲命。令有投劾歸耳。帥不敢迫。遣卒數輩號
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忤。永械致之府。府
爲併他邑追還。○陳仲微初爲蒲田尉。署縣事。縣有
縉紳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仲微受而藏之。
踰時其家奴不法。竟逮治之。是人有怨言。仲微還其
牘。緘封如故。是人慚謝。○孔翊爲洛陽令。置火庭前。

有囑託之書皆投之於火。曰：縣官與民最近，官途多有所託，從之則民受害，不從未免招尤。惟書至不開，則在我不知爲何事，而在彼亦不至見忤也。曲直從民，公斷有法，何致以私廢哉？○陳軒夢已官爲右丞，後位不副，夢暮年謂諸子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嘗思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過七十，不應杖，遂令贖。達官折簡相責，乃呼八行決，卽死杖下。至今二十年，恒以自尤。違法徇情，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殷棠川曰：七十老兵不聽杖贖，不忍之心也。折簡相責而復杖之，不忍之心不勝其畏達官之心也。生平不作欺心事者，尚不能無違法徇情之一事，況其他乎？夫達官何足畏，不過爲自己欲登顯位耳。孰知反以此削其顯位哉？**附錄** 蔣恭靖公守揚時，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誣者。

公潛戒行。杖者曰：我命汝。笞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輩被誣者得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其圓機應物如此。**廣義**能奉此條白文。其事最美。然尤防過於矜抗。而有傷事情。愚附蔣公事於此者。見如公之稜稜剛嚴。而偏有此隨機委曲。可知守正中自有學問。又不得不爲氣矜負直者備一說也。○沈幼宰曰：今人初釋褐作吏。虛憍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進。齟齬一二死灰之鄉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諧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搏擊豪強。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事。最易蹈之。後悔何及。○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

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
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
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
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尋常犯權貴。取
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
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
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
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杜正獻公有
門生爲縣令者。戒之曰。子之才氣。一縣令不足施。然
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
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
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下爲朝野
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
吏。而良二千石。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

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

◎重大事件。雖文卷堆疊。

必親體勘。反覆詳慎。不專倚任事之人。

一事十功。徵事。韓魏公知

大名。州事無大小。悉親視之。寢疾時。案牘就決臥內。或以公過勞。勸委屬佐。公曰。訟獄關人生死。吾常恐剖決不當。況敢委於人乎。○周濂溪先生以南康司理。叅軍擢提點廣東南路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得罪者自以爲不冤云。○呂氏官箴曰。嘗見前輩作次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又曰。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

也

◎偶有錯枉片念。撥轉不吝改過。

一事十功。龐籍為轉運使。

凡僚屬有所關白。苟有利于民。即文書已行。亦追而改之。○范如圭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府錄斷一囚。如圭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圭正色曰。節下何重。易一字而輕人命耶。帥矍然從之。○臨

事不輕用已見。抑然自持。期當於理。

一事十功。徵事周墀初為相。謂

韋澳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韓莊敏公臨藩政。事詳盡。官屬人人盡其所長。每議事。使逐人各道所見。公然後參酌從長。施行。如有未盡。更為條陳。屬官多云。乞相公台旨。公曰。某指揮不難。恐有差誤。諸公

不肯言。致誤施行。不若先盡諸公所見。然後某參酌也。**附錄**朱子語類云。建陽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斷聽離。致道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此等事。就一邊看。不得。若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難概拘以大義。但恐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則不可不根究耳。○昔在浙東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後遂爲接脚夫。破蕩其家業。其子來訴。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爲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于地下乎。渠當時亦以爲然。追之急。其接脚夫卽赴井。其罪蓋不可掩。○錄此二則。見成見之難概。

執也。亦可爲居官窮理之一助云。

◎能戒氣性不

致輕發忿怒。

百功發明

薛文清曰。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或問當

官臨事如何。張橫浦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呂氏官箴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內衙關防嚴密。

不致暗滋情弊。

百功發明

魏莊渠先生與錢治徵書曰。承顧愧無以爲忠告。惟是守已愛

民。不替初心。再三致此意。更願令尊諄諄分付。隨去僕從。此行不是樂地。乃是險地。慎守則遷喬木。疎失則入幽谷。昔人有言。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污。便成大惡。士大夫不但當以此檢律自己。亦當以此

防範家人也。○胡大初曰。蒞官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輩相接。或恐有往來結托之嫌。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紵貿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謗。**附錄**楊繼宗知嘉興。有圉卒饋熟彘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之。卽日遣妻子歸。○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于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我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

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思之。故不欲妻
子之累身也。席嘯濱曰。任郡邑者。輒盡室而往。并及
內外親戚。此若而人者。不食其地之毛者耶。肯皆爲
我修飾名節者耶。胡公不携妻子。詎非卓見。○王端
毅公。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一行李。日給豆腐二
塊。其告示有云。欲携僮僕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
不惜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
忍縱人壞事。人皆錄其示。焚香禮之。

過歛
俸薄用豐不懷永慮以致介節難全

一日一過發
明章文懿公

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
日居官。決不能清白。○梁賀琛曰。今天下守宰。所以
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
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

所費事等邱山。爲歡止在俄頃。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耶。○陳仲醇曰。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數。卽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王卽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託。估計佔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徵事**吳隱之守晉陵。在郡清儉。妻子負薪。後位顯。猶冬月無被。嘗澣衣。乃被絮。刺廣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其初入廣。賦貪泉詩有云。古人飲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如此厲志。真可嘉尚矣。○戴驥洪武間。令新昌。公廉平恕。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

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懷數餅食以充飢持
小瓢酌溪流飲之。民獻茶湯不受。退暇召生徒講理
學。吏讀律令。令役夫開圃種菜。一日兩食菜粥而已。
在任九年。去之日。百姓哀戀載道。○姚察自居顯要
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
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旣欲相
款接。幸不煩爾。○邵伯溫聞見錄云。樞密張公案謂
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驢。某自控。兒女尚幼。其一
驢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數十。不能行。可嘆也。
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金孝章曰。近見耿楚
侗先生。紀先進遺風一編云。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
御史丁憂還里。已起服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
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也。又秦少保
絃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

兩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嗚呼。前輩風節若此。安得不謂之古人乎。○鄧文潔公官翰林院。未嘗妄有交游。取予。茹荼忍寒。童僕方啾啾敗絮中。公起。以殘楮當火。撚指。因吟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憚於簿書之煩。一味委任他人。貪逸廢事。一日。

致有誤者。另記十過。大事倍論。

徵事

陳貫知涇州州

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筦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

嘗謂其寮屬曰。儻視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朱文

公主泉州同安簿。日與寮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其

答范宗伯書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

說。然細微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自治既

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史以法

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寡

過矣。○又曰。大抵守官。只是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做錯了事也。○陸文安知荆門軍時。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目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人耻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耻乎。故於錢穀事。亦綜核不遺云。潘鱗長曰。懷抱高曠者。多不肯留心於簿書煩碎之間。不知吏胥乘此遂爲奸窟。及其僨事。還累於官。向之所耻而不屑問者。適以自誤耳。故爲政者。苟具裕國益民之心。則必務致力於錢穀。不然。存心雖美。安得實有加惠於民乎。子靜此書。又爲高明人痛下一針砭矣。○臨

事畏勢狗情不能盡法

小事十過。大者倍論。如背公行私。顛倒無法者。不在此限。

發明

伊川先生曰。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

卑折爲尊上。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張橫浦語錄曰。有士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皆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爲之奈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爲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爲者。小人爲不善。其心豈不自知。特無剛腸耳。吾歷仕雖不多。然盡誠於我。依公而行。人雖以我異已。然道理既是。彼自愧恐。又安能尤人。試平心處之。當自知味。○或問近日監司責守令。守令惟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礙。不敢容易。不以懦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違理背法。

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旣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鄙。於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於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於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徵事**陳襄爲蒲城簿。曾邑令缺。襄攝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原。剖決無留。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垂首喪氣。境內肅然。○沈崎值蔡京當國時。曾吳門盜鑄獄起。京欲陷劉達婦兄章。縱輩遣私人鞫之。株至千餘。命崎爲御史往勘。崎至吳。卽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嘆曰。崎爲天子耳目。豈可以權要之喜怒殺此無辜而苟富貴乎。○范純仁令襄邑。邑有牧地。

每衛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之。縣令莫敢誰何。純仁下車。恩威著於上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衛士較長申殿前司。殿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劾公。公申中書省曰。豈不知衛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稅何從出。身為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不恤。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勾牧。自純仁始。◎臨事橫

置成見於胸。不能詳慎。致有錯誤。

小事十過。大者倍論發明何垣曰近

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辭於罰。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資厚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籍者。當置強弱而論曲直可也。○張南軒曰。為政先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

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問德莊知建甯府。問於晦菴。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菴曰。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瘡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南軒先生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稱。則常平矣。◎不戒氣性。輒以忿怒詈責人。

一次五過。附錄趙公輔知新城。政尚寬和。不用鞭扑。推誠勞來民。樂從令。小吏有過。亦未嘗譴責。或誤犯禁者。但令改而已。民有罪。必誨諭再三。然後罰之。在邑數年。無赫赫名。百姓親愛如慈父母。代去。攀車臥留。不忍舍。○楊龜山曰。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

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得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或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朱子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多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

○不關防家衆交通吏役欺蔽耳目。

百過。

彙纂功過格第十一卷

興革

居官之三 **總論** 地方之興利除害。操政權者不加之意。誰與任之。是故撫惠民生。拯恤民

瘼。一時煦煦之恩。其及有幾。惟視其興革之能設。施則留澤於地方者深矣。然爲興爲革。固必熟察輿情。酌宜土俗。不可猛浪自用。而蹈喜事紛更之議。是則切宜戒焉。

功欵

留心採訪民間利病。置匭於庭。令建議者不時投

納。以備採擇。

百功 **發明** 餘冬序錄曰。人有恒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

造民福。蓋除弊以解懸。民心卽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

非真知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薛文清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旣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旣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開治溝渠。固築疆

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開治溝渠。固築疆

岸。使有蓄有洩。旱

澇無虞。

百功。發明邱文莊有言曰。

成周溝洫之制。與井田並

行。自秦以後。井田廢而溝洫隨之。今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泥陳迹。宜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各隨地勢。爲大溝。廣一丈以上者。達于大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達于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爲之。小溝令業田者爲之。細溝則人各自爲於其田。每歲正月。官遣役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不惟霖雨不能爲害。而亢旱亦得以灌溉矣。○邱公又曰。大溝地。官用錢償其直。小溝地。所近田主償其直。愚按溝地。亦有錢糧。爲縣令者。不能自主而蠲除之。則當合計通圩。均攤其稅。造冊永定。此則縣令得爲。而亦民情帖服也。○康濟譜曰。障捍水湮。全在岸塍。岸塍多令業田者修築。然人情恒慳。一時小費。不顧異日大患。

須計田授役。助以公費。既務高廣。其當齧而易潰者。尤須堅固。而又歲歲修之。俾弗壞。則水潦有備。沮洳之區。可並沃壤矣。苟徒理河道。而於岸塍漫不加意。則雖得之於河。而終失之於堤。是岸塍又水利之最切者也。○湯明俊曰。疏溝築岸。其功雖舉。然必不能永保如故。蓋小民智短。貪咫尺之地。可多插秧禾。由是岸則日漸侵削。溝則日漸填平。不三四年而規模紊矣。故必須歲歲修舉。嘗讀月令。修利隄防。導達溝瀆。古先王定爲每歲常規。則知其經慮深也。親民之官。可無重加意于此乎。○程明道知扶溝。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乃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以繼之者矣。先生又嘗曰。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

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而去豈非命歟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舊例相沿有爲百姓未便者旣已洞悉卽

時革除

一事十功大者准事倍論附錄韓休爲虢州

刺史號于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嘗稅廐

芻休請均賦中書令張悅不許休執論不置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苟以利民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民甚便之○革除夙弊更有不待奏報可宰得自主持者其不當因循沿襲益可見矣

廣義

以困堪傷相沿之例且當奏

罷之更何忍創造其端以至禍延不已豈爲民父母

之事乎。惟慈惠之君子。能惻然念之也。朱卓月曰。爲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羗上書言狀。和帝止之。明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米。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爲常熟害。其爲民遠慮如此。○明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已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有益地方事。旣經體察輿情。知爲百姓所樂者。

即便舉行。勿苟安怠廢。

論徵事。一小事二十功。大者准事倍。

昌故多水患。民貧土瘠。穡事汙壞。歷數令弗以爲意。易于到職。嘆曰。所貴乎令者。布宣德澤以利下也。吾民貧如是。吾甯忍食茲土。乃相視地形。築堤防水。又引旁水以灌高田。於是舄鹽之地。悉爲高腴。平原閒曠。素蓰蓰莽者。亦皆墾治。歲大稔。百姓歌之曰。我有父兮。何易于。昔無儲兮。今有餘。○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漳水溉田。當其時。衆謂煩苦。不欲也。豹曰。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有是渠成而民不賴其利乎。今父老子弟雖苦。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也。後果然。○楊文公談苑云。建安江翔爲汝州魯山令。邑多曠土。連歲枯旱。艱食。翔自建安取旱稻種。此稻耐旱。繁害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

種之。歲歲足食。○范忠宣知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案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韋孝寬刺雍州。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堠。經雨輒毀。寬當堠處。勒令種樹。既便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嘆曰。豈但一州當爾。乃令諸道皆計里種樹。○田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堤姑溪之上。民用安堵。邑有廣濟圩。爲田千餘頃。夏潦堤將決。述度地形。別爲長堤橫亘干。中外堤潰。賴之得其半。自是地圩多法焉。○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以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王覲知成都。城無閑田。中下之戶死。

者多從火葬。公至。委官盡錄在城未有葬者。得萬餘喪。以官地葬之。仍設義塚焉。○虞允文知太平路。先是民苦歲輸丁錢絹。貧不能辦者。生子卽棄之。公聞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塲。利甚溥。而爲世家及浮圖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符下日。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發明**張伯安曰。地方之事。置而不察。則不知者多矣。偶或知之。其卽與施行者又鮮矣。無他。以其漠然無所關切也。嗟嗟。操撫民之責。而視民莫恤。卽不必有戾政虐民。而其漠然無情。亦何能逃于冥譴也乎。故能撫民者。未有不善政。班班可頌可述者也。○沈韶儀曰。謂之知府知縣。通一府一縣皆知之也。旣已知之。卽貴行之。苟且具文。優柔漫忽。爲官之大戒也。

◎遇大災荒能早勘早申力請

蠲賑設法救活多命。

千功。

發明

袁介踏災行云有一

老翁初病起。破衲羶穠瘦如鬼。

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余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鉏。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吃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問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多首伏。却惟嗔我不肯首。漫把我田批作熟。太平

九月開早倉。哀哀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卽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此見踏勘之不可苟也。蘇次參權安鄉縣。值大澇。令典捕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爲圖。亦以各色別村。故按圖參驗。卽知分數。斯誠善策。○大歷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毅往視。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流之。此見申請之不容已也。○隋末飢荒。馬邑太守王仁恭閉倉不務賑濟。劉武周

宣言曰。今百姓飢饉。僵尸載道。王府君坐視。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衆皆憤怒。因稱疾臥家。椎牛誓衆曰。我輩豈能坐待溝壑。食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衆皆許諾。乃計殺仁恭。開倉賑貧。屬城皆下。後武周爲唐所殺。董煟曰。荒歉之時。不肯發廩賑濟。每令奸雄借此號召飢民。往往致亂。義甯元年。榆林大飢。郭子和潛結死士。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遂爲亂。此雖盜賊之行。終歸梟磔。然亦足爲不務賑恤之戒矣。此見議賑議恤之不可緩也。○上三則以戒不恤民者。苟有心人。豈能不動情于此。然近時爲守令者。束于文法。卒遇凶荒。誠爲難處。蓋定例五六分者。不得爲災。必九分十分之災。乃可申達。久之始有賑濟之給。愚謂災至於十分。固將手足無措。此僅見之事也。凡夫災祲。大率五六分。及七八分者居多。一歲磬

磬竟成虛望。此離不忍謀生實難。將伯之呼其情孔迫。官長於斯正宜力爲擔當。曲爲拯救。使之安堵無虞。設法善全之道。所待於賢父母之焦勞者正深矣。况一府一邑之中。高下各殊。有五六分者。有七八分者。仍有受傷獨甚。直至於九十分者。其間須細加分別。文移之中。着實開明言之。固不待四境皆十分。而後謂之真災也。守令之權。牽制雖多。守令之職。關切實重。惟以蒼生爲念。則文法之拘。亦有所不容畏忌耳。熙甯八年吳越大旱。趙清獻公知越州。前民未飢。卽爲擘畫區處。由是撫循無失。纖悉具備。蓋民病而後圖之。與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史稱劉晏始見不稔之端。若何蠲免。若何救助。先期裁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趙公其得斯意乎。誠當有以師法之。○趙公賑飢爲給

粟之所五十有七。又以中戶不便受賑。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者。又雇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倍與之粟。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其責償。他如設病坊。埋死者。無一不井井。其誠意可欽。其善法尤周備也。○李諫議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所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此意亦可師也。○高忠獻公與許同生。父母曰。前奉教造荒冊之法。甚美。顧荒之與飢。自是兩事。荒者田而飢者民。勘荒可一覽而百畝千畝。審飢則一日止三村四村。必急乘此風和日暖之候。了審飢一事。則飢民可較數而知。賑糴可相時而動耳。夫賑飢不難于飢者必賑。而難于賑者必飢。賑者未必飢。則飢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財。當無窮之

冒必不繼也。惟是隨門逐戶。什伍相稽。當時給票據。票給米。自無中間展轉弊竇。民受實惠。喫緊在此。望仁臺亟給賑票。及大簿。先就興道鄉四河口爲始。蓋以此鄉爲最低最飢。且縉紳則有葉元室兄之賢。住居此鄉。可相參酌。謹以票式及簿式呈覽。幸仁臺裁之。其餘勘荒勘圩。則可一舉而得。待荒冊造成行之。未遲也。○黃懋中曰。賑飢之法。往往吏緣爲奸。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給。其報而給者。又未必貧。有司擅賑濟之名。而貧者未沾實惠。請就里中推一二大姓。任以賑事。有司第不時單車臨視。稍立賞罰科條。以勸戒之。蓋大姓受役有九利。習知貧戶多寡。不至漏冒利一。給散近在里中。得免奔走與留滯之苦。利二。披籍而姓名穀米之數。易於查勘。利三。且以隣里之誼。不至穀雜損耗。利四。貧戶素服大姓。卽有缺漏。易

於自鳴利五。食廩各于其鄉。不至群聚喧雜。穢惡蒸而成厲。利六。大姓熟識近隣。不至攫奪。因可弭盜。利七。分縣官之勞。利八。吏不能爲奸。利九。又凶歲薦飢。民聚爲盜。少者百人。多者千人。率指高廩爲外府。鋤耰白挺。望屋而食。甚則課呼晝剽。莫敢誰何。亟宜下令。諭以朝廷詔旨。但恤貧民。不宥亂民。凡爲亂首者。戮無赦。昔周官大司徒荒政十二。自散利薄征。以至去幾舍禁。率皆寬大之令。而獨于除盜賊加嚴。蓋以勞民易與。爲奸培嘉穀者。去稂莠勢不可不急也。席嘯濱曰。但須賑濟有法。自不爲盜。官長若能先發後聞。固善。卽須報請聽候。亦先通行曉告。以戢其心。無使危疑倥偬。奸民得以乘機倡亂。○顏光衷先生論救荒法。有未然之策。如務本節用。裕農儲粟。此等規畫。又極至之功。不必言矣。有將然之策。謂如有旱有

水穀種旣沒。則飢饉立至。當預先廣糴。他邦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糴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預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飢饉已成。流殍並作。則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矣。又有已然之策。則分正與權。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糴糴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葺橋道賑貸。令飢民傭工得食。然所貸者。每及

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尤爲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鄉村幽僻。富戶旣稀。拯救亦缺。此間亦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畧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之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珪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旣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糶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於多米地方。循環糶糶。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糶。

而民愈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糶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人者。見過人遠甚。或恐貴糶減糶。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糶之銀。待米熟時。點穀上倉。已不乏矣。第出納之際。當覈奸賑濟之際。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爲之。視爲萬民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至于棄子有收。強糶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梁開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矣。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大張

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採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于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蔬豆。民卒免艱食。又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宴樂賽願。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射爲生也。至于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救贖。亦無不可。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已上議論備矣。乃其要惟在賢守令。能擔當斯民命。不委溝壑。不然。法雖備。其如舉行之不力何。洪忠宣公浩爲秀水錄事。遇水災。公白郡守以荒政。白在會用。且盡有浙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語運官。截留官禁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

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弗救甯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迄留之。未幾廉訪使至。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而公得無罪。後有叛卒排門擄掠。至公門首曰。此佛子家也。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獲罪不赦。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皆曰。何不奏請于上。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朝廷雖有恤民之意。亦無及矣。諸公但勿預吾甯。獨坐罪。愚謂拯濟凶荒者。須有此慈心毅力。事無不濟。◎遵常平社倉法。誠心倡舉。使饑荒預有準備。

而平時未嘗擾民。

千功。**發明**朱文公曰。常平法太密。令畏事者視民殍而不肯發。累年

封固。化爲埃塵。豈慮不及付民之爲便哉。正以里社不皆可任之人。道寬則計私害公。太嚴則鈞校纖密。上下相遁。害必有甚于前所云者。吁。事固自難。于難中。乃見妙手耳。○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歛。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折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高忠憲公憲約條件云。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各家自造倉廩。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戶多少。以二分息。於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卽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

印信文簿。爲究治奸頑。使之可久。○以官府與。必至
擾民。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爲侵沒。其入
米也。留難撙措。而斛者必須使用之錢。其出米也。詭
貸奸欺。而管者更有替頭之弊。或嚴其期。或徵其耗。
甚則歲歉難償。而毫無通融。民畏莫領。而強以不欲。
總總擾害。殆難言罄。是故稱貸惠民。而適以病民。昔
人言之切矣。高公之謂不可以官府與者。其誠有深
慮乎。**附錄**馮猶龍曰。今有司積穀之法。亦社倉遺制。
然所積祇紙上空言。半爲有司乾沒。半充上官無碍
錢糧之用。一遇荒歉。輒仰屋竊嘆。不如留穀於民間
之爲愈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
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
府縣盡數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
罪。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于無災縣分通融借

貸。候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于此。

◎卒有憲檄事件。能設法幹辦。不致擾害閭閻。百功。

徵事

張穀判同州。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根。以鵬鴈羽爲之。價翔踊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段幻然。公令輝縣。是時河臣方治決河。令各郡縣供埽以萬計。所費金不貲。民方飢不堪。當事督之急。公慢不應久之。至檄令對簿。公挾一二蒼頭。囊百金去。決河所治埽不旬日具。入見曰。如令具埽。當事者怪曰。何神也。公爲言。埽編柳束土耳。幸被檄來辦河上。省道里費十九。又督供椿木。公曰。木非地產。

陸輸費百倍。木以市便。輸以水便。自此至某所達河。鑿所不達者。較各郡縣輸木費不及十三。當事者大喜曰。以此借箸天下可矣。按此與范文正公鎮青州事相同。其時河朔艱食。青之賦稅就博州置塲納。青民大患輦送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踴。公止誠民本州納價。每斛三鍰。給鈔與之。委幕官輓金就博州坐倉。倍價收糴。齎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招商貿易。時爲厚價。所誘運米來者。山積五日。遂足。而所携金尚餘數千緡。悉按等還民。潘鱗長曰。輿賦遙致。本欲以濟河朔。而青民病矣。於此納價。於彼招收。旣免輸餽之資。轉得衍餘之給。豈非兩地均便者乎。故良吏之於民事也。常不憚煩。而其旣也。逸有餘矣。俗吏則憚煩。而其旣也。勞有餘矣。非視民事如身家之事。亦安能處之無憾如范公者哉。○杜祁公知鳳陽。

夏人初叛。天下苦于兵。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以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而集。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輪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之六七。○汪應軫當武宗南巡。抗疏直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公首勸耕。出帑金買桑教之藝。募桑婦教之蠶。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曰。吾與民素相信。卽駕果至。旦夕可集。今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出。縱吏胥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公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中使絡繹恣索。無厭。

公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牽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令泗州進歌女數十人。蓋中使銜公。而以是難之也。公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王化。有裨詔且停止。○貝恒爲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之庫。會車駕巡幸。敕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張愷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鼎肉餉軍。一軍皆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日晡。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命木工以方漆桌鋸半脚。卽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火燎數千。愷遍收民家。

葦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便。捲收。前路足用。總帥嘆曰。真用世奇才。○趙從善尹臨安。宦侍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百隻。限卽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青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張乖崖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公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公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柴文伯曰。輓近追呼。室無甯宇。居官者能隨便設處。不以肥私橐。豈令公私兩困。○程明道爲上元主簿。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料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先生度所

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愚謂此惟先生可行。以其誠篤於中。而明周於事也。他人倣而爲之。未有不累富民者矣。調鄆主簿。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失措。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自集。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鄆獨無恙。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葢。時有巡行。衆莫測其所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奸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迄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以上皆見幹辦之才。具此才者。自爾規畫安詳。不致紛紛擾動。卽

此便是善政庇民。然有辦事之才。必本愛民之心。而出之。則閭閻之所以戴其德者。真有如天如地之難量矣。事當難處。偏有以主持之。心乎爲民。不憚艱阻。上有回天之力。下有出險之功。雖在乎才。而亦存乎其德耳。**附錄**劉摯爲冀州南宮令。其俗凋敝。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每兩折錢三十餘。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匹錢僅三百。綿兩十有六。民歡呼至泣曰。劉長官活我也。潘麟長曰。爲令者無擔當。則民困日深。而上不見德。朝廷雖有美意。何由下逮。而民之疾隱何自而上聞耶。令避怒。民向隅矣。令免劾。民破產矣。明知怒且劾也。而固請焉。非仁心爲質之君子。其孰能之。○劉立之守

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馬人望爲松山令，歲運澤州官炭，獨被松山民至有徹室窮竄，以避重役。不者必至捐軀蕩業。馬公哀之，爲請於中京留守，留守不許。公反覆陳論，繼以長吁涕泗。留守嘆曰：「馬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於朝。」會詔檢括天下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怪而問之。公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起人主之侈心，長厚歛之，終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同知留守謝曰：「我公慮遠，吾真不能及也。」○呂文靖提點兩浙刑獄，適京師大建宮觀，伐木南方，有司責限大峻。民有死於役者，又復斥爲亡命，捕繫妻

子公上疏謂窮冬水涸民苦挽運須稍寬役俟河流通快遣卒送之上從之由是知其愛民憂國遂至大用○宗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和藥甚急百姓競屠牛取黃不符科數乃歛錢賂吏祈免澤狀申提舉司言往遇歲疫牛則病而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牛皆肥腩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竟獲免民德之○陳霽巖知開州時萬歷乙巳大水無蠲而有賑府下有司議公倡議極貧穀一石次貧五斗務沾實惠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進雖萬人無敢譁者公自坐倉門小棚執筆點名視其衣服容貌於極貧者暗記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賑極貧者書吏稟出示另報公曰不必也第出前點名冊中暗記極貧者逕開喚領鄉民咸以爲神蓋前領賑時不暇粧點盡見真態故也其在開州己巳之冬

倉穀幾盡。撫臺命各州縣動支在庫銀二千兩糴穀。比時穀價騰踴。每石銀六錢。各縣遵行。派大戶領糴。給價五錢一石。每石賠已一錢。耗費復一錢。災傷之餘。大戶何堪。而入倉穀止四千石。是上下兩病也。公堅意不行。竟以此被叅。以災年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鄉大熟。隣境則盡熟。穀減價至三錢餘。方申撫臺。動支銀二千兩。派大戶分糴。報價三錢。卽如數給之。自後時價益減。至二錢五分。大戶請扣除餘銀。公笑應之曰。甯增穀勿減銀也。比上年所買多穀三千餘石。而大戶無累賠。報上司外。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給流民之復業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連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數十處。庚午秋。當議填修。吏請役鄉夫。公不許。會有兩年被災流民。聞已蠲荒糧。思還鄉井。因遍出示招撫云。亟歸種麥。官當給爾。乃出前大戶所

糴餘穀七百餘石。刻期給散。另出四五小牌。於各門一里外。令各將盛穀袋裝土。到城上填崩塌處。總甲於面上用印。倉中驗印發穀。不日之間。不役一夫。城已修完。凡具幹辦之才。又能盡心力以爲民。如公誠足爲楷模矣。

○戢盜有法。實心釐剔。使奸宄斂迹。四境獲

安。

三百功。蘇頌以募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

爲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官仍有罰。令民罹剽劫之害。親民官獨不可任其職乎。嗟乎。今之盜案。縣令之考成。不可謂不嚴也。而盜卒以不息。則以簿書期會之煩。役役不暇。更不能別有精神以爲民弭盜矣。雖然。一境理亂。繫我主持。賢能之縣君。必有異於庸庸碌碌者流。固不必爲考成起見。而所以

保安地方者。誠有所不容已也。其容無法以處之乎。
附錄昔人捕盜。有以盜治盜之法。始自張敞。後人循襲爲之者甚多。施於偷竊等盜。無不立見其效。亦令長所當知也。○張敞守山陽。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治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軌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召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軌捕。吏民翕然。國中遂平。居頃之。詔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守尹皆不稱職。長安市偷盜尤多。百姓苦之。上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旣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里閭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罷其宿負。令致諸盜。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盜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先坐里閭。閱

出有污赭者。悉收縛之。一日捕數百人。窮治之。由是
枹鼓稀鳴。市無偷盜。○韓褒刺北雍州。州多盜賊。褒
至密訪之。皆州中豪右也。褒陽不知。並加禮遇。謂曰。
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
悉召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
有盜發而不獲者。卽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
惶惧首伏曰。前盜皆某等爲之。所有夥聚姓名。及逃
亡隱匿者。悉列簿所在呈褒。褒藏之。榜示州門曰。自
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否則顯戮其身。籍沒
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間。諸賊咸自首。褒取簿勘
之。無異。並原其罪。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王敬則
守吳興。郡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見親屬于前。鞭
之數十。使之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
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程明道知扶溝。俗多

盜雖樂歲亦嘗發。公在官二年無盜。廣濟蔡河出縣境。潞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焚脇舟人財物。以立威。每歲必十數次。公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境無焚舟之患。○段幻然爲輝縣令。輝盜藪。公廉得其大首。不誅。令舉所部盜。所部盜至亦不誅。令遞舉所部。盡得輝盜籍之官。分攝各鄉盜。輝無敢爲盜者。他縣有貴客出其途。盜掠之。當路捕盜急。公召問諸盜。一人曰。必某某也。公曰。何以知之。盜出小冊袖中。指曰。某近某地。某日某夜不歸。必爲盜也。立捕得盜。歸貴客橐。廣義按弭盜之法。不出于宋臣所謂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抑游惰。正風俗。籠取其豪傑。而不窮治其黨與。則嘯聚之風。庶其可息矣。王文成公曰。弭盜所以

安民而安民又弭盜之本。斯誠探源之論也。乃文成爲治。特嚴保甲之法。是法也。每慮其擾動閭閻。然奉行有道。實是弭盜良規。其巡撫江右。通行憲牌云。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蒞事未久。尚昧土俗。永惟撫緝之宜。懵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輦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竊奸宄。而爲之盤據夤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脩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于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踪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

敢縱惡而奸僞無所潛形。○又云本院所行十家牌
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
行。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
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
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
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
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牌既定。照
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叅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
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
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
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
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
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
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

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訟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

潤飾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論保甲之效者曰。盜賊大半生於貧。惰保甲嚴。則人安生理矣。其各保甲宜置舍舊自新簿一本。將貧惰不理本業之人。逐一開明報官。保甲互結。許令自新。有力之家。量給借本。以資其生理。不改者。斥逐出境。又賭博乃盜賊之門。其中有有家而以賭爲樂者。有無家而以賭爲生者。宜令保甲長。勿論權勢豪族等。逐名開報到官。嚴加懲誡。又或有使拳酗酒。不孝不仁之人。皆許報官。候官長不時訪拿。以靖安風俗。○朱子曰。保伍法便是先王比閭保受之法。都是從這裡做起。所爲分數也。兵書言御衆以分數。任是統馭幾人。只分數明。所以

不亂。萬仲達爲袁州萬載令。行保伍甚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奸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其傳送出境。迄任滿無一寇盜。○又曰。戢盜只是嚴保伍之法。保伍之中其弊甚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者爲保頭。○愚謂防弊誠當擇人。而保長旣已得人。則所以優崇體恤者不可不至。官長之臨不得煩其負弩送迎也。吏役之至不得累其饕殮供給也。卒有憲檄取辦不得向一人責成。致有催辦賠賍之愁苦也。保長者所以尊其權而非可以督其役。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旣專。優之又厚。是

以當世之士夫。皆樂爲之。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方其微時。亦嘗爲其鄉之亭長嗇夫。不以爲浼也。設使濫責之以奔走承應。則爲保長者。不亦重苦累乎。所以後世之都頭保長。官府方推舉時。閭閻之間。便已擾擾紛紛。東推西諉。無不避役如仇。多方求脫。實慮及於殃禍之無窮也。故保甲之法。非實心勤敏之令君。必難以舉行。行之極易流弊。非容保長以虐民。卽困保長而弗恤。無裨風俗。徒增民害而已矣。蓋凡循襲具文。而無實心長慮。必不免於擾民。則不如不行之爲相安也。幸賢明官長。其熟計之。毋使良法而反以病民。則斯世斯民幸甚。

過款地方利病應興應釐漫不經意百廢莫舉。

三百過
發明程

伊川曰。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朱考亭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網弛而衆目紊也。○呂叔簡曰。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爲虐耳。苟設官而惟虐之慮也。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爲要興利除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損于民。而萬事廢弛。分毫無益于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附錄**李緝敬與楊範我曰。時事至今日。正如歲防飢而夜防盜也。惟能防而後能有備。無患。故氣虐則病入。木朽則蠹生。有心人作事。常於人所忽。不加意處。獨力持之。非好事也。有所事。乃可無所事耳。門下當此險阻。力持於先事。謀成于當機。固地方之福也。○魏莊渠復徐子謙郡守曰。姑蘇客邇貴治。傳誦政聲。洋洋滿耳。夫以懇惻憂民。

之心。而濟之以平易精密之政。宜乎事便而民安也。郡守之職。最爲親民。如欲少行其志。無以踰此官矣。然其澤有在一時者。有及於數十年之後者。有百年者。有百世者。顧其規模次第何如耳。居今之世。牽制孔多。又多簿書期會之冗。坐糜精神。不能專意於其遠者大者。然此爲常人言耳。年兄豪傑士也。豈復時勢所能拘哉。充我懇惻愛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氲氤氲盈滿於胸中。發而施之於政事。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喪。一毫毋使芥蒂於心。以雜我正念。集郡之賢士大夫。遠近父老。相與講求諮議。兼總條貫。次第施行。因平易之政。而更爲久遠之制。因精密之政。而加以濶大之規則。其澤之所被。遠且百世。近亦百年。年兄於茲土。將廟食無窮矣。

◎下有籲陳。因循不行。或上有

檄行苟且應命

百過災荒之際民命如懸因循苟且者爲千過徵事明道先生攝邑盛夏

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黃勉齋知安慶至則金人已破光山民情震恐議修城以脩爲請于朝公不俟報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所督工分料主之公日以五鼓坐於堂濠若官人聽命以日成筭授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巨浸暴至城屹然無損郡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我者黃父也凡下有籲陳皆不當以因循不行此可勸矣○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沒官田地有一李誠庄方圍十里河貫其中佃戶百家皆

富舊估價一萬五千未賣時陳道古奉時相命來增價叔獻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在太祖時爲酒務專知以官物爲溢水所傷不能救護當償五千貫因此時有人領出官銀買辦軍需以李重進反叛用兵各料未備太祖怒令負官銀者皆籍其產而李誠實非預領之人止因官吏一概混報耳今當減去五千仍令誠之子孫買之以全國體道古欣然從之叔獻乃召誠孫諭之泣謝無錢叔獻遂諭衆佃曰汝輩本出下戶以得李庄利遂能大第高廩變爲豪民今官賣此田而李貧無力如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折屋離業豈容汝輩復享厚利耶曷若百家奏錢代李買之李後收穫還爾則田復歸李氏汝等亦得佃種久遠兩獲其利矣爾能如此我當爲爾寬限零收衆皆拜曰願如公言凡上有檄行皆不當以苟且應命此

可法矣。○董韶儀曰：一爲民牧，一方生靈，皆繫於我。庶幾夙夜焦勞，靡懈厥職。民之所樂，我則遂之；民之所苦，我則除之。縱不能智慮畢周，躋斯民于衽席，然我爲官一日，自當盡一日之職，於以答上天之心，慰生民之望，爲民牧者，誠不敢苟安者也。○楊文靖公曰：古人於民若保赤子。赤子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倅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買鹽，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至哉！仁言。按聖賢之愷悌恤民，未有不深心遠慮若此者。昔明道先生知扶溝，朝廷遣使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爲不可，使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

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稅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甯受責。不敢違公命也。錄此。正欲使苟且不顧民者。惻然念之。○東萊先生官箴曰。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息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熙甯中新法方行。仕者皆欲投劾而歸。康節先生謂諸門人。故舊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明道先生亦有斯言。豈非聖哲之用心乎。爲官者能存此意。斯民其大幸矣。○私見劄法貽害一方。百過害深者。准事倍論。癸

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

不得其平者多矣。

附錄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

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近時青浦縣以丈量一說而民之隱受害者不知其幾一令耳目豈能周察其間弊竇紛煩大率豪猾爲奸鄉愚多累究竟夙弊難清徒見勞擾百出所在嗟怨當事者後悔無及去任之後歷久遺殃甚矣創造一事若是其宜謹也邢守何其能受言哉。○鄭昨非曰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釁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諛官長而增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桀驁皆

得望風索騙。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積。而世風不古若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舊例

相沿。知爲民病。不肯革除。

小事十過。大者倍論。**發**

不肯革。或以法之通變難焉。怠而不肯革。皆不恤蒼生。有愧民牧者也。莊渠先生曰。士大夫爲官。須視民如痛肉一般。自然上帝默祐。斯言誠懇惻矣。

教化。

居官之四

總論

蒞官治民。教化之功最大。教

化之事最難。徒循具文。詎有益也。必日與小

民相親。不啻父師之於子弟。鼓舞勸戒。諄諄不忘。格之以誠。篤動之以歡忻。庶幾頑敝之俗。乃有以興起乎。古云。民善由于民富。此說誠然。今吾觀于功過格白文。如所云。敦本務農。秉禮立教。令人翕

然守勤儉之訓以保康樂。則知俾民富給。又未始不在于教化深長耳。

功欵 境內各鎮各村。逐處留心訪察。其有孝友廉靖者。

賢良方正者。尊禮而播揚之。以爲表帥。興起斯民。務

確切誠至。一人十功。**徵事** 史惺堂先生爲汝甯太守。

力行教化。復天中書院以講學。民文姓者以錫爲藝。

事母孝。兄弟四人。不分居。先生召旌之。唐孝兒者。乞

人也。乞得食。先進母。母坐于上。孝兒侍于旁。口歌手

舞以樂之。先生召而率僚屬拜之。曰。吾輩不如也。孝

女者。父五女而無子。三姊嫁矣。二女誓不適人。蓬頭

跣足。力耕躬食以養父。先生往拜之。女已五十餘。曰。

髮垂垂。不知答拜。行部確山。至明倫堂。率縣令拜學。

博曰。吾子弟師也。敢不敬。督學楊公至郡。先生請。眎鄉約。復請往拜某節婦。以勵風俗。楊公慨然從之。其篤于化民如此。**附錄**呂思誠嘗行田。至劉智社。民李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主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徐子與曰。表揚勸興。須如此至誠懇切。乃有以感動人心。今者旌善之典。濫冒不足重輕。卽真有實德至行。亦不過例給匾額。視爲具文。反令承受之家。有一番擾累。宜其冥然無所勸也。天下事孰有不誠而立者哉。◎**奸蠹棍徒**

必置重法。毋令虐民。

一人十功。**發明**高忠憲公憲約條件云。惡人者。良民蠹賊。蠹賊

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降把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于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良

民者并其首治之

徵事

楊繼宗守嘉興有二勢人子

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

金論死勢人子賄當路求脫當路詰公曰失主何人

也公曰朝廷卽失主又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卽

原告當路語塞竟論死○虞延令雒陽時外戚陰氏

有客王成者嘗爲姦盜延收拷之陰氏屢請獲一書

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詣帝譖延冤枉帝乃臨

御道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居東無理者

居西成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

不畏薰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

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

法身自取之訶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

避之○程元素曰奸棍敢以虐民未有所恃者縣

官而有畏忌之心則每不敢如何公然聽其肆暴而

民之憔悴無可控愬矣。嗟嗟安有爲父母者視其子之受虐而漠然不思拯救之乎。命其安托乎。是故心乎恤民者必以鋤奸爲任。當其根深蒂固。威權震壓。不憚以一官而與之爭。蓋爲民之心切。則身且不恤。遑恤其官。惟如是而乃可以去豪強。乃可以庇煢獨。仁人之心其誠有不容已者哉。**附錄**段秀實爲涇州刺史時。郭汾陽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甯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段公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某誠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能爲公已。

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公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公曰。無傷也。請辭于軍。孝德使數十人從。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公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因見晞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散還。段公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戒候卒擊柝衛之。旦俱至孝德。

所謝邠州由是無禍。徐子與曰：戢奸禁暴以庇民者，安可無此義勇。

◎境有變亂之憂。

能因機消弭，勸諭革心。

三百功。**徵事**張綱守廣陵，劇

前守之任，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以行。既到，徑造嬰壘，以書諭嬰約與見。嬰出拜謁。綱延嬰坐。綱曰：前二千石多肆貪暴，致爾等憤憤嘯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汝等爲之者，亦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罪相加。此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嬰聞而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今聞仁明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日也。次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復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

任其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帝聞之。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部二年而卒。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晉江迨爲令。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迨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諭。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迨嘗曰。悖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諭。况百姓好治而惡亂。喜安而惡危。苟免飢寒。疇思兵刃。乃朝廷旣煩其賦。賤郡邑復益其徵求。不得已而劫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求亂也。當事欲盡舉而殺之。匪特有傷仁愛。彼又誰甘歛手以就斃哉。○山陰祁承爌知宿州。有弭變紀畧云。宿州有白塔山。多石炭。民向不知採也。萬歷乙卯間。有流民過焉。掘草

根爲食。遍山得煤。以獻州之有山者。由是山主貸以
貲。令事採鑿。役屬使之。旣而其徒相率。以來者日益
衆。其黠有力者。稍稍欲自雄。數開釁於山主。山主乃
相約。不以粒米升酒資煤徒。而復令市販不得相賈。
易煤徒大窘。時擁衆而強索。遍及村墟。州民遂哄然
指爲作亂。赴州告變。無虛日。祁默籌之。數千羣逞之。
輦臨事。一不當機。流禍地方。不淺。先發告示。擇里老
中。素爲其所信服者二人。捧示諭之。大意開導其情。
申飭以法。謂流民出力。居民出財。事固相須。但人衆
則囂。必有法制。始爲永圖。令推擇保甲。而仍擇居民
之信實者爲牙儉。以便貿易。冀以安其心。而徐爲之
策也。俄有居民持錢市煤。以爭價相競。撒其錢。不與
煤。又適有外商策騎入山中。羣惡少復烹其驢。食之。
於是州民與外商絕迹不至。而流民益大窘。且自知

釁不可解。益備臂棍鐵圈諸物以自衛。告變者益急。縉紳父老及僚屬與衛弁無不力言當率民壯鄉兵及早撲滅。祁笑曰。公知此輩爲衆幾何。若以法制之常論。只一老卒懷尺符可懾也。若以事變叵測論。以彼數百千畏刑逃死之人。果將束手就擒乎。抑挺而走險乎。萬一我有損傷。褻威裂法。固不可言。夫縱而養亂。與激而成變。皆守吏之所不爲。余料此輩斷不能爲亂。諸君毋惶惑以搖人心。惟更令耆老申之以保甲。惕之以生死。越數日。上臺聞之。無不惓惓爲慮。時州民固惟恐流民之出而焚掠。流民亦惟恐州民之入而擒捕也。誓相團結如蜂屯蟻聚。相持益堅。乃一二奸民又日相鼓煽。妖言四佈。州民日揭逆名帖送州祁。一切焚之。不以視。蓋心知其不能爲大逆。而思因機以解散之。適赴按院檄召。因嚴諭捕官并握

衛篆者。斷不可聽。州民言。輕捕一人。捕必有變。比趨郡。而捕官與衛弁之飛報。一日三至。蓋以流民乘守出。有八城探視者。爲州役所物色。而鄉民亦陸續捕送十餘人。遂有浪傳流民欲率衆奪獄者。人情洶洶。四門皆晝閉。而道路紛紛。謂宿州煤徒亂矣。祁乃亟回。卽令盡開城門。徐取諸人鞠狀。皆叩頭曰。死罪有之。然寔不敢爲亂。煤久不售。因餓彌甚。貸米而人不與。反爲所擒。因問煤今何在。曰。露積各水次。祁乃曰。強搶法自當死。然使遵法者坐視露積之煤。而楊腹就死。非情也。今民旣不售。吾官爲鬻之。汝輩卽以此爲路貲。歸鄉可也。卽不然。遵前示。聯保甲。與土著爲一體。亦無不可。但久聚而不散。情形涉于抗上。吾卽以若輩數人。梟諸市曹矣。卽于案間取木牌四面。用硃筆書之。大意謂犯法無可生之路。有煤無坐餓之

理。今官府發錢買煤。爾等鱗次聽給。願歸者卽去。欲
留者報名在官。分派各里中。酌與荒地。量授牛種。成
熟徵租。卽呼前所擒者。命荷牌以往。復令小吏備誦
牌中之語。令之記熟。口諭流民之不識字者。且戒之
曰。汝持牌可遍傳吾意。仍執牌以復我。我貸爾罪。倘
衆人俱盡散。卽與俱往。吾不問也。皆感激垂涕而去。
復戒里老傳語居民。倘煤徒取道還鄉。而敢逞忿擅
捕一人者。罪弗宥。仍令執牌者先往。賫錢者稍後。及
山皆歡呼喜出望外。因驗煤給錢。而其中稍黠者互
相計曰。吾向者恐州主之不我宥。而又知居民之不
我容。故甯聚而圖生。毋散而就死。今日卽吾輩再生
之會。且居民之意不可測。不如乘散錢之際。可以脫
身。初時二三人相率下山。衆猶恐爲地方所捕。徐之
知其無阻也。又百餘人繼之。稍間復千餘人繼之。未

及晡而流民之散已盡矣。次日縉紳父老入見。皆再拜。因問曰。使君何以能令三千亡命散不崇朝。且當民情岌岌。而使君又何以必其不能成大變。祁曰。亂必有形。機難預擬。卽小小寇盜。亦必有一人焉。爲之魁。而此輩惟團結如蜂蟻。且臂棍與鐵圈。亦非臨陣之物。蓋此輩自防之意多。而稱亂之意少。讐鄉民之意多。而抗官府之意少。惟急之則困獸之鬪。事不可知。緩之斷不能流毒一方。不惟不敢。亦不能也。若散之之法。惟在意曉。而難以明語之。旣陽示以可生之機。而陰留以脫身之路。則流民必有黠者。自計及爲脫身地。惟得此一二人爲之倡。衆相效尤。如久壅之水。畧有一隙之導。自湍決而不可遏。蓋境與機迫。彼亦不暇轉展爲別念也。余所以爲地方堅持者。以此。祁公又曰。余于煤徒一事。而益信天下事不可不持。

重以審機也。余何能爲消弭訖。獨始終不令屠戮一人。在流民固自以爲無必死之條。猶可求生在官府。亦以爲無犯上之逆。可施操縱。故一與以生路。而群情渙然如水趨壑。職此之故。不然。拒捕而有所傷。與擒勦而有所戮。卽欲屈國法而行駕馭。不能矣。○廣設義塾。宣布鄉約。不循

虛文。期於實興教化。不變民俗。

三百功。徵事。韓延壽守潁川。吏民相告訐。

多怨讐。延壽欲變其俗。乃教以禮讓。歷召郡之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問民疾苦。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咨之畧。長老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潁川大治。○梁彥光刺相州。深慮俗弊。徧立鄉校。以已秩俸延名師。大儒非六經不得

教授。每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察其勤業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廡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下。設以草具。進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有潞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爲善士。吏民感悅。○程明道令晉城。正己率物。教民以禮義。民有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奸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塗者。疾病皆有養。因立學校。凡六十餘所。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以咨訪民瘼。其兒童所習書皆親爲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

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聯鄉民爲社會。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張橫渠令雲巖。其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年高者。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嘗患文檄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若豈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慢不傳告也。故一言之出。雖婦人孺子。無不預聞。俗用丕變。諸晉三曰。卽傳命一節。可見公教民之勤勞用心也。豈徒循故事而已乎。○張天祺令蒲城。蒲劇邑。民悍不畏法。鬪訟寇盜。倍他邑。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公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

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庭。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訟獄自衰。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劉子澄判鄂州。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邦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每因月講。具酒餼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徐示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舍居之。旁邑皆聞風感動。**附錄**莊渠先生諭民文曰。凡有不相親睦。及爭財異業等項。以每月朔望兩日。相會里人于社里中。有過失者。許自陳說。或族長隣人陳說。如小事有不平者。衆人勸戒。處和事關大惡者。衆人明言責救。如有不從。擇老者數人。同

至某家責勸再不從。許地方隣人同族長赴該衙門呈治。如有互相容忍不行勸責呈治者。事發之日。一體究論。愚謂縣令行此。令人簡訟息事。豈惟利民。于官府有大益云。○舉行鄉約與舉行保甲相表裏。其事切。其效廣。惟精勤者能爲之。

◎聖廟學舍繕修完整

百功。廣義高。忠憲公憲約

條件云。境內凡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敝壞者。當卽時修理。完好者。仍要掃除潔淨。關守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臥作踐。四方過客瞻拜。有識者常以此占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

◎愛

重斯文。飭厲士習。

百功。徵事。文翁守蜀。蜀地僻陋。民不知學。翁乃選郡小吏開敏有才

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興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

繇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飾行者。與俱。使傳教令。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蔡襄知泉州。爲政精明。知其風俗。善調停之。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往時。閩人專以詞賦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等。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皆折節下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風教大振。○楊繼宗知嘉興。待郡邑學官。悉優以賓禮。賓興宴。必列學官上坐。曰。吾爲郡父母。諸君則嚴我子弟者也。可與屬官班哉。其有倦教。則亦誚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害止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致誤人家子弟。其害尤甚。天道報應。他日又將何如哉。◎敦本務農。禁

絕游惰。使境內之民樂耕勤業。

百功徵事 召信臣長上蔡俗輕剽寡積好

商販。不田作。歲中仰糴他縣。信臣憂之。乃設爲科禁。抑商賈。重畊農。令民保伍。率耕。春至躬行田畝。省民勤怠。勤者勞之。怠者厚罰。婦女有不事耕織者。乃率其父老切責之。親督制田器織具。令各種桑以蠶。種麻以績。吏民殷富。戶口增倍。民稱召父。徐子與曰。勸課農桑。極是令長要事。然行此者。必屏騶從。煦然與民相接。不費人一啜。一杯。斯不擾動而實能惠民也。○龔遂治渤海。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春夏課耕耘。秋冬課收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殷實。獄訟息而民皆樂業。○黃霸守潁川。爲條教。置父老帥師伍長。班行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養

畜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霸周知境內情事。死同一家。無微不悉。吏稱神明。然霸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斯真賢守宰之楷模也。後人有意觀法。正當思所以推行之方。蓋必心專慮殫。而後經理畢周。苟不用一番勤勞。而欲奏美效于民間。容有異乎。○胡敬齋先生曰。盜賊之生。皆因民無恒產。與教化不行。旣遊手無業。又無禮義以維持其心。至飢寒所逼。鮮不爲盜。又曰。歷觀爲盜者。多是游民。懶惰者爲之。强者爲強盜。弱者爲竊盜。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業。效勤爲先也。**附錄**真西山先生官隆興。有勸農文曰。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於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於郊外。敢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

不知去其害農者。亦文具而已矣。近者約束十條。亦既禁止。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飢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弟子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鬪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耽酒是喪生之漸。凡此數事。爲害至深。有一於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徧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秉禮立教使民婚喪葬祭

皆有品制。一洗浮靡。

三百功。**徵事**孫覺知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尤酷信風水。男女有

垂老而不能婚者。喪有相繼而不能葬者。覺乃曉以禮義。裁以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甫出而婚娶者。數百家。葬埋者。費減十之五。民便之。○蔡襄知泉州。俗重凶事。喜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不然。則深自愧恨。爲鄉里所羞。而奸民遊手無賴。子貪飲食。利錢財。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哀。破產辦具。然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賤買田宅。貧者立券舉債。至終身不能償。襄曰。弊有大於此耶。下令禁止。其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俗大化。○朱文公知潭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免七百萬。以俗未知禮教。因采古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傳訓其子弟。拆毀淫祠。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先生悉嚴禁。而俗革。○莊渠先生諭民文曰。夫四民之家。有千金之產者。有一金之產者。奢者以千

金而不足。儉者以一金而有餘。何也。奢者勉強隨人。妄用無節。雖有千金。亦必至於困窮。儉者隨分守已。節用省事。所以一金之家。反能長久而不困窮。今之四民。每每如此。聘禮則虛彰儀物。嫁女則多耀搬粧。只取一時好看。不思後日有無。此愚偽之俗。禍敗之機也。何不反奢從儉。以圖長久受用。不致立蹈窮亡。古人云。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言極有理。願爾民思之。念之。○又告示南雄府禁約二條。一云。婚姻儉約從禮。則男女各得及時。今南雄成親。女家父母兄弟姊妹。俱送至壻家。或中途設宴。男女喧嘩。或同送及門。尊卑混雜。晝則宰牛燕會。夜則聯床燕飲。壻家貧不能具酒食。遂至長大不能成親。最爲醜陋之俗。有司宜嚴加禁革。教以親迎之禮。不許女家親戚陪送。違者罪其家長。一云。送終人道大變。南雄民

有父母之喪皆不以衣衾棺槨爲重。惟務俱佛飯僧。或暴露屍形。而動經數日。名曰保奏。或廣開壇醮。而直逾五旬。名曰過七。有司嚴加禁革。責令遵行。喪葬家禮。

嚴禁賭博演戲迎神

賽會。

百功。

附錄。

外史氏曰。吳俗賢聖會。作俑者不知

何人。每當夏月日。輿蓋街遊。與各廟行往拜禮。其執事扈從。旌旗夫馬等。與撫按出巡同。帖用寅弟寅侍生之稱。封條用察院都察院。會飲用戲。餚品供具。極水陸之珍。其茶酒皆從神口入。隨從神大小竅出。人爭接食。以爲壓災。至請酒舉箸。兩神雖假左右手。口爲之酬酢。然亦不勝其提掇之苦矣。褻神惑俗。莫此爲甚。坐間一神。髻上簪茉莉花。一神髻無。其從急覓花至。髻又無孔。乃以錐貫之。未及半而頂裂。乃用帕束神之首。詭語曰。老爺傷風。急乘煖轎而歸。其

狎戲如此可笑也。又有府城隍會每歲三出虎邱。雖緣厲祭而設。費亦不貲。是日男女樓船簫鼓。無萬數計。最可恨者。有種愚民。自械桎梏甘受刑杖。以爲免罪。長人者何不乘此機會。摘其隱罪。如其杖而懲之。亦未始非神道設教之意。又七月三十。或二十九。開元寺點肉燈會。其狀甚褻。是日男女混雜。亦不可言喻。誠采而釐正之。真扶世之大化也。○潘鱗長曰。今世俗僧。每每串地棍。做臺戲。爲葺殿之舉。此不過倚佛爲名。爲誘良賭博之場耳。長人者恬不知禁。且樂給硃示。爲之勸歛。藏奸構訟。爲害非小。佛受暴歛之虛名。民罹剝膚之實禍。地方叵測之憂。當有不期而至者也。今不特戲會宜禁。卽茶坊酒肆。簫鼓樓船。能一槩痛革之。不惟地方受福無窮。長人者亦絕慮於叵測矣。

○嚴禁巫覡惑溺愚

民非法淫祀。

百功。

徵事。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

者。卽聘取。洗沐張絳幃。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旣見。豹曰。是女不佳。煩巫姬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令吏抱巫姬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姬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豹曰。廷掾可起。河伯不娶婦矣。吏民大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韓鑪授饒州路。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民事之甚謹。鑪

到。撤其廟宇。沉土偶人於江。並毀其淫祠。與祀典不合者。人皆驚服。○潘鱗長曰。愚民無知。易惑難曉。而射利者。復以禍福之說乘之。遂使禱祀紛紛。營建不一。疾病則事巫而廢醫。生則以爲神之功。死則以爲求之未至。齋僧過於父母。施捨昧其力量。嗟此貧民。賦歛去其三。官吏縉紳鬼神僧道去其六。而餘此一者。則父母妻子。朋友族黨。取足於其中。噫。盡矣。夫稅歛不薄。則田疇雖易。無益也。然時實使然。亦付之無可奈何。若夫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此在小民可得自主者。庶幾藉此少延殘喘。特無人爲之教勸。極力點醒焉耳。有牧民之責者。宜何如也。**附錄**莊渠先生諭民文曰。禁止師巫邪術。國有明條。今有等愚民。自稱師長。火居道士。及師公。師婆。童子之類。大開壇場。假畫地獄。私造科書。僞傳佛曲。搖惑四民。交通婦女。或

燒香而施茶。或降神而跳鬼。修齋則動費銀錢。設醮必喧騰閭巷。暗損民財。明違國法。甚至妖言怪術。蠱毒採生。興鬼道以亂皇風。奪民心以妨正教。弊固成於舊習。法實在所難容。爾等愚昧小民。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且如師巫之家。亦有災禍病死。既是敬奉鬼神。何以不能救護。士夫之家。不祀外鬼邪神。多有富貴福壽。若說求神可以祈福免禍。財貧者盡死。富者長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今幸政化一新。汝四民合行庶人祭先祖之禮。毋得因仍弊習。取罪招刑。禁約之後。師長火居道士。師公師婆。聖子尼姑。及無牒僧道。各項邪術人等。各赴府縣自首。各歸原籍。另求生理買賣。故違者拿問。如律治罪。◎化革

奢俗崇尚儉樸

百功。發明。徐伯同曰。適國邑。見里巷無倡優市廛無奇巧。此非其風俗素

朴厚。必長吏政教有本也。○高忠憲公憲約有云。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簡儉。以挽侈靡之俗。卽燕會名刺。不可以爲小事。漫從流俗。當照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縉紳彼此遵行。節財用於易忽。移風俗於不覺矣。○魏莊渠公答王郡守曰。來諭禁奢靡。息爭訟。此誠今日對病之藥也。如某之愚。更願明公以書請於鄉士大夫。相率以儉。共成禮俗。以爲民表。富民能節儉好禮者。勞之。擇其犯分尤不率教者。或使卹其宗族鄉黨。或督之開墾荒田。而官無所利焉。小民庶其風動乎。乃若倡優賭博。搬戲雜劇。男女遊山燒香。此尤風俗大蠱。願爲之厲禁。犯則峻治之。

○禁溺女惡俗

百功

徵事

喻仲

寬知順昌。閩人

生子。纔過三數臨產。卽先具盆水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公作戒殺子女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者。

坐廡下。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不
半年所活已千數。民至以喻字名子。○賈彪爲新息
長。小民困於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制。與殺人同罪。城
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公出案發。掾吏
欲引南。公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
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
首。不數年。人養子者以千數。僉曰。此賈公所生。遂以
賈名。○蘇東坡與朱鄂川書曰。王天麟見過。言岳鄂
間。民間子女多者。輒以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常
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呶嚶良久乃死。有神仙鄉
百姓石揆者。浸殺兩子。後其妻一產四子。楚痛不堪。
母子俱斃。報應如此。又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
爲安州司法。方其在孕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牽衣
投訴。兩夕皆然。其狀甚急。遵念吾姊有娠將產。而意

不樂多子。豈以是乎。急往省之。則此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公宜召邑令以下。正告以法律。仍錄條曉示。召人告官。以犯人家財給之。若客戶則併責及地主。此風庶可變易。◎

禁屠宰耕牛

五十功。附錄高公憲約有云。宰殺耕牛。粘網飛鳥。當設法嚴禁。亦仁政之一端。

近江南有以鳥銳射彈飛鳥。一發輒斃多命。尤為殘忍。所當嚴禁。

◎能鎮持一訛惑。

以定民心

二十功。徵事程可久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

立祠。遂迎其神。道出龔公使詰之。曰。北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使復投之。順流而去。其妄遂息。徙漢州。宴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譁言佛光現。觀者騰踐不可禁。公安坐不動。曰。

如再放可取來看頃之遂定。○明道先生爲鄂主簿市僧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競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市僧曰俟後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又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張乖崖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諸捕曰訪市肆中有人向爲鄉里害者必大言其事卽立收以來果得之遂戮於市卽日帖然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過欵不察訪奸蠹棍徒姑息縱任爲害於民

三百過徵

江東按察使嘗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耳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耶聞者望風解去

○陳處父知南豐。絕私謁。著公廉。條綱整飭。四野肅清。嘗曰。爲治者。宅心不可不寬。持法不可不嚴。視民如傷。吾嘗有愧先民。然苟犯三尺。吾弗敢貸。邑有慣習文法。擾害平民者。其辭支蔓。不可辨詰。往令莫能制。處父發其夙姦。抵以重辟。稱爲神君。○陸象山曰。古人未嘗不言寬。寬者君子之德也。然有不仁不善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近時之言。寬仁者不究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廋慝之地。以不禁奸邪爲寬大。以縱釋有罪爲不苛。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一)不振興斯文。士風掃地。過。

徵事

王獵爲藍田尉。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數責。以爲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前曰。此特年少。不率教耳。置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卽釋生而待獵益敬。○余中丞治譜曰。諸生卽有一二不肖。須爲衆人惜體面。切不可窘辱。太過波及父兄妻子。此不惟全斯文之體面。收一時之人心。亦可觀我輩心行。諸生爲他人言事。此是無耻。若父兄子弟之事。亦是至情。州縣亦須委曲。凡事從寬。諸生之父。非大故。不可加刑。亦培植斯文之一事也。又曰。諸生少。有進取之望。必自愛惜。其出入衙門。武斷鄉曲。脅制有司者。非日暮途窮之人。則惡少不知一字者。旣不事詩書。無心進取。但三五成群。打街罵巷。捏造歌謠。習以成風。此風不止。宜當堂面試。如文理不通。將始

末事情同原作申詳學憲

涇渭清。士風益以振耳。

◎濫舉鄉飲

二十過發明鮑次范曰鄉

飲之設。所以尊賢敬老。風勸庶民。爲典綦重。今則濫觴已甚。致令閭閻皆知其爲遊戲。而富民之家。甚或出賄以求免焉。不惟不以爲榮。而且視以爲累。嗚呼。尚忍言哉。惟賴真誠秉教之令君振興而挽救之。庶幾古風其復見也。

◎奢俗浮澆。踰越禮法。不思率先化導。禁

止其非

百過發明羅文莊公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

制度隳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在長民

者而已矣。**附錄**辛公儀刺岷州俗甚畏疾一人有疾闔室避之卽父子夫妻亦不相顧公儀欲變其俗凡有病者悉輦置廳事親自拊摩昕夕對之理事所得俸秩盡市藥醫療躬視其飲食於是悉瘥乃召其親戚子弟而曉之曰死生有命脫若相染吾死久矣汝等勿復疑之諸病家皆感泣慚謝而去合境呼爲慈母潘鱗長曰辛公化民精神全在親自拊摩捐俸市藥躬視飲食一段到得悉瘥然後召而曉之百姓已先感悟一半矣凡欲感人使人信我之真者未有不由於身先之者也○石林燕語云錢尚書適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

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尚風義爲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孝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爲法

增註

率先化導其事多端如上文論功

之條所云宣布鄉約實興教化則固無所不統矣何者不當率先以導耶而論過之條專對化革奢俗而言殆以此事尤關係要緊而且易以遵行於此不加之意則興教化之事無可復望者矣故特嚴爲之戒歟○徐子與曰欲民興善務令給足欲民給足務令從儉古云敝化奢麗未有奢麗不革而可望醇厚之化者也

○聖廟傾頽不思修葺

百過

○不禁溺女惡俗

百過

○不禁賭博行拳迎神演戲一切無行無恥蕩民惑

俗之事聽其公行無忌。百過。

谷人專其公行無忌
百獸

